

缸

國中時母親帶我去的補習班規模不算大，卻也每年都交出了好幾個前三志願和名校的學生，他們的名字和學校寫在一張張紅紙上，紅紙密麻貼滿整片天花板，電扇輕吹就掀起一陣腥紅海浪。試聽時補習班老師和母親說要測試我的程度，要母親站在一旁看著，老師用英文問我喜歡晴天還是雨天，我說陰天。

這沒什麼大不了的，青春期的孩子總是這樣驚扭的叛逆，過段時間他們會對先前的言行感到羞愧和不堪回首，大家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。母親說這些話時搭配誇張的肢體動作，她似乎還是對我之前待的學校耿耿於懷，魚龍混雜影響了我，她認定自己的女兒是被埋沒的龍。於是她散盡錢財把我從溝裡打撈上來，又丟進另一個養殖場，因為在交學費前補習班老師向她保證這裡會有能力分班，魚和龍喝不一樣的水、吃不一樣的食物，去自己該去的地方。

龍盤踞的巢穴在走廊的最深處，去的路上會經過幾個魚塢，有次從門上的玻璃偷看魚兒們才發現魚塢比我想像中還擁擠，他們幾乎是緊靠著彼此，手稍微一抬就會撞到別人，所以他們把自己縮到最小，換取能大口呼吸的空間。可是夏日無盡的潮濕將他們都淹沒了，我闖入魚塢的那天外面下著沉悶的午後雷陣雨，見我開門，吵雜的聲音驟停，雨還在下，他們看我的眼神彷彿看見我赤身裸體淋了一場滂沱沉重的雨，即使收起了大部分的狼狽，我想還有餘存的淚水和混亂攀附在我臉上。

老舊的空調不服輸的嗡嗡作響，不涼爽且漏了一地的水，匯流積成小水窪在他們腳下，片刻的驚訝後，他們刻意目不斜視、坐姿端正，我突然意識到在我進來前他們在作弊，夾在鉛筆盒裡的小抄、寫在手心的公式，在狹小的空間裡所有欲掩藏的都無所遁形，他們在偷看我，我知道。老師說這叫相濡以沫，是他們的生存之道，我無法理解也無從干涉，或許他們對龍也抱持同樣的無奈。補習班的中央空調讓魚塢積水，讓龍宮終日寒涼，同樣的溫度下，我們都是在氤氳水氣中窒息的人。

「我第一次看見你有那種表情。」有次同校的魚和我提起那天，「我以為你們龍班的人都只會考試，沒有其他情緒欸。所以你那時候怎麼了？」

龍彷彿都是同個模子印出來的，透明鉛筆盒裡裝著三種顏色的原子筆，算式整齊的從上寫到下，從左寫到右。半個小時一張考卷，十分鐘休息，三個小

時不間斷。黑板右側每天都會寫一句心靈雞湯，今天的是「Fake it till you make it.」在這裡不會有陽光照進來，即使有窗。老師用黑色的紙把玻璃貼住了，說怕太陽刺眼，不好寫字，我勤奮於把一小角的黑紙撕掉，再用透明膠帶貼起來，等膠帶沾滿灰塵再也黏不住的時候，那碎紙就險險地垂著，隨著空調的風晃呀晃。

每當我又想把黑紙撕開時，後面的小涵會輕戳我的手臂，示意我不要再撕了。小涵是那種在考試時會把黑筆和立可帶規矩放在桌子右上角、把橡皮擦屑集中掃到衛生紙裡丟掉的女生，當初也是她主動給我透明膠帶把破碎的黑紙貼起來，而那也是我們第一次說話，她問我為什麼要把紙撕開，「你不覺得這裡太暗了嗎？」我說。

即使小涵舉手投足都像一個血統純正的龍，但她的成績卻反常的，總在一個比下有餘、比上不足的水準，起初她也相信自己只要再努力一點就會進步，然而隨著期望一次次落空，當她的自卑不再是靠黑板上幾句雞湯就能解決的時候，她就逐漸變成我所熟悉的小涵：含蓄、怯懦、規矩。幾次考試後的談心中她說她不認為自己屬於這裡，或是說不希望自己屬於這裡。小涵的不力爭上游反映在每次的小考、反映在老師失望的表情，即使墮落至此她仍堅持在考試前把筆擺放整齊，寫字的一撇一勾都恰如其分，對她來說這是習慣到幾乎成為信仰的事情。

你有信仰嗎？小涵問。

「我之前大考前都會去拜文昌帝君，直到有一次我忘記拜，但還是考得很好，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拜過了。」小涵笑了，只是笑到最後她開始哭，她說她是太開心了，有種果然沒看走眼的感覺。我不知道要說什麼，只能把衛生紙一張張摺好疊在她面前，她沒用，眼淚就這麼滴著，打溼了考卷的一小角。

小涵說我是她在這裡的希望，我想她應該是把一種近似偶像崇拜的心情錯誤地投射在我身上，希冀我能帶來奇蹟，殊不知我只是一個不夠優秀又容易驕傲的人，自甘浸溺在虛假的榮耀裡，遑論改變根深蒂固於此的大型水牢。

志得意滿終將自我毀滅，瀆神的報應來得又快又急，許是看不慣了我的囂張。最後一次的模擬考成績放榜，名列第一的依然是那個從沒補過習的女生。

我見過她，在運動會上擔任大隊接力的最後一棒，即使前幾棒落後，輪到她時依然用盡全力奔跑，因著這份毅力連悲慘的命運也會向她妥協的，幸運到彷彿作弊的人。

看著榜單，連神的模樣都想不起來的我頭一次埋怨起了神，母親平日給的供奉還少了嗎？初一十五燒的紙錢不夠嗎？拜拜的時候雖然不太虔誠但都有祈求家庭平安和學業順利，討厭補習班的高壓環境仍乖乖把每張複習卷寫完並確實檢討，我已經是個謙卑又乖順的學生，按部就班逆流而上，為什麼不能成為真正的龍？眼前的成績和排名逐漸變得模糊，我突然很想吐。

情緒大幅波動就乾嘔的習慣從備考期開始就出現了，母親原本有些擔心，常絮絮叨著要我早點睡，但隨著考試的接近，因為我幾乎不出房門，我們變得不太說話。書桌上多了幾瓶雞精和維他命，讀書時程表上也多了幾行關於何時該補充營養品和用量的提醒。之後藥瓶變得越來越多，字行也越來越長，我每一次都有照時吃。

捏著成績單站在補習班外頭，第三次乾嘔後我痛苦地彎下了腰，即使知道從起床後就未進食的情況下不可能嘔出什麼，我仍感覺有什麼在體內鼓搗翻騰。涼意從手臂傳來，雨滴從上蜿蜒滴下，我抬頭看了天空才發現烏雲低垂，不知何時已將世界遮蔽的幽閉晦暗，空氣中瀰漫著粉塵、水氣混濁，整個城市都無法呼吸，我卻十分享受因缺氧帶來的快感。

窒息只是大雨的開端。

例行的成績檢討，老師分別把我們叫到教室。「沒有下一次模擬考了你知道嗎？」我甫進教室時正逢雷聲轟隆響起又落下，「究竟是哪裡還不夠呢？你為什麼就是不能超越她？」

天花板的紅色榮譽榜一遍又一遍擺動，我試著照著他們的頻率呼吸，確保自己的心臟仍正常跳動。世界一片沉默時雨聲並未傳來，反倒是濕氣先在教室蔓延，是從哪裡來的呢？我感覺自己從裡到外皆已濕透。

老師遞來一張張寫著日期與金額的收據，「你媽媽繳了這麼多錢，你怎麼忍心讓她失望？你明明是個優秀的孩子啊。」指尖的汗與水黏膩的纏上紙張，視線模糊了，我得拿近點才能看得清楚。

「還是這些錢給那個窮得只剩天賦的女孩拿來補習，效果會更好？」

回龍宮的路上會經過幾個魚塭，門上的玻璃此刻蒙上一層厚厚霧氣，門把潮濕得幾乎握不住，終於打開門後先撞進魚兒們的震驚，然後望見雨果然如預期下得浩瀚，魚塭的窗並沒有被貼上黑紙。

回家後，許久未見的母親在拖地，「這兩下的真久，感覺我身上都有霉味。」她把所有水氣不得蒸發的、抑鬱不得伸展的，都稱之為霉味。我猛地衝向廁所，酸意一陣陣灼燒，更令人痛苦的是如鯁在喉的感覺久之未消，因此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嘔。母親一邊拍著我的後背，一邊碎念：「你看看你吐的都是些什麼啊……」